

●王世伟

传世孤本南宋明州刻本《集韵》初探

摘 要 南宋明州刻本《集韵》是现存《集韵》的最早版本和最早刻本。目前仅存的孤本今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是国宝级的文物。

关键词 古籍 善本 珍本 宋刻本

分类号 G256.22

ABSTRACT The *Ji Yun* (Collection of Rhymes) inscribed in Mingzhou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the earliest existing edition and earliest inscribed copy of *Ji Yun*. As a treasured cultural relic, it is collected Shanghai Library.

KEY WORDS Ancient books. Rare books. Treasured books. Copy inscribed in the Song dynasty.

CLASS NUMBER G256.22

南宋明州刻本《集韵》十卷(以下简称明州本)为现存《集韵》最早版本和传世诸版之祖本,也是这一刻本目前仅存的孤本。当年常熟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收藏此书后,名其书斋为“均斋”,每卷卷首天头处均有“均斋收藏”篆文朱印,可知此本之珍贵。清初此书为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收藏,后入藏怡亲王府,此后二百多年间,众多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1996年,此本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世人才得以探其真秘。2000年4月28日,常熟翁氏六世藏书整体入藏上海图书馆,笔者得以高目明州本《集韵》真迹,其幸何如耶。

1 明州本《集韵》之版式与刻工

据冀淑英考证,《集韵》为南宋初年明州所刊经南宋中期修补印行(参见“影印《集韵》说明”,文物出版社1996年)。此版每半叶十一行,因为是韵书,故条目字(大字)与释文(小字)相间,每行十九字至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镌刻工姓名;书耳处或记“上”字;或为单鱼尾;鱼尾大小与线条不一,其中卷六上声第二十五页鱼尾或有小圆点纹饰,有花鱼尾之特点。

书中所记刻工,大多数为南宋初期浙江刻书中习见良工,尚有少数为南宋中期者。据书中版心所镌之先后,刻工姓名有:徐彦、洪茂、王缙、王允、王京、陈文、王臻、施俊、杨昌、陈真、王寔、施端、骆昇、吴圭、王伯、洪乘、张由、方迪、张藻、杨瑜、李涪、洪昌、施章、施蕴、洪明、洪一、刘乙、吴芝、方祐、丁珪、陈忠、朱

谅、东高、陈高、蒋晖、洪悦、李涪、圭、骆、王仲、陈俊、王进、洪先、洪昌、史、张逢、吴志、史彦、京、朱谅、余青、弓泽、英、俊、洪新、丁圭、吴、吕坚、胡正、昌、刘仲、刘举、张书、王时、余正、余坦、刘正、方成、方师颜、毛谅、朱因、王珍、青、吴宝、吴宗、吴定、陈然、徐、真、李德、刘昭、徐侃、朱章、吴定、陈珍、胡端。

以上所记80多位刻工姓名中可能或用姓,或用名,或通假用字,因年代久远,难以稽考。其中尚不包括有个别版心下所记刻工已脱去或漫漶的情况。如卷五上声第一页、卷九入声第一页书口下刻工即脱去。卷一平声第七页、卷四平声第三十六页、卷六上声第二十页、卷七去声第三十六页书口下所记刻工已漫漶,难以辨认。

书口下记刻工时或有“重刀”、“重刊”、“换”、“重雕(彫)”、“重开”、“又雕(彫)”、“新刀”、“又刀”、“又刊”字样,如“洪茂重刀”、“王缙重刊”,兹分别举例如下:

重刀:洪茂、王京、陈真、洪乘、杨瑜、施蕴、施章、吴芝、方祐、陈忠、朱谅、东高、王京、陈高、洪明、史、吴宝、吴定、洪乘;

重刊:王缙、王允、陈文、王臻、施俊、杨昌、施端、方迪、李涪、洪昌、洪明、陈真、洪悦、陈俊、王进、王京、吴志、王谅、杨瑜、王臻、真、刘昭、洪;

换:施蕴、蒋晖、陈忠、胡正、刘仲、刘举、刘正、王时、余正、余坦、毛谅、徐侃、陈高、方成、方师颜、徐彦、杨昌、王珍、丁圭、洪茂、李德、洪新、丁圭、洪先、陈珍、朱因;

重雕:方祐、李涇、朱諲、吴宗;
重开:王璩、施蒞、朱章、杨昌、施章、胡端;
又雕:施章;
新刀:吴定;
又刀:施蒞、施章;
又刊:陈俊、陈文。

明州本卷四平声第二十页书口下题有“众刊”二字,与其他版页刻工记载不同,查宋元刻工中尚无姓名为“众”者,则疑此页为众人所刊。

2 明州本《集韵》为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所据之底本

以明州本《集韵》与仁和朱氏结一庐所藏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以下简称钱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以影印)对校,则知明州本为钱抄本所据之底本。其证有六:

一是两书版式行款完全相同。两书均为半叶十行,每行十九字至二十九字不等,篇卷版页及每版上之文字完全相同,钱抄本所抄字体也一仍明州本宋版之旧。所不同者为明州本之单鱼尾、书耳处或题之“上”字、书口下之刻工姓名在钱抄本中均略去。

二是两书避讳字基本相同。如卷一平声微第八第三十四页“漕”字下释文中之“恒”字,卷二平声齐第十二第十三页“暨邾”字下释文中之“殷”字,卷三平声戈第八第二十三页“穰”字下释文中之“敬”字,卷五上声臻第十六第二十八页条目字“胤”字,卷六上声荡第三十七第二十页“荡漕”字下释文中之“朗”字,如此等等。但书中后几卷避讳字或有不避者,如卷十药第十八第一页至第二页“碯”字下释文中之“敬”字、“碯”字下之释文中之“鸞”,均不缺笔。这说明宋讳至清初,抄工对此已不严格遵守。

三是两书空白处完全相同。如卷四平声清第十四第八页“祗”字下释文云:“知盈切。口上所称。《说文》祥也。文十一。”释文中反切后有一字间空,明州本与钱抄本同。又如,卷七去声至第六第八页“栖”字下释文中“《说文》礼有”下有两字间空,明州本与钱抄本亦同。

四是两书细微之处完全相同。将明州本与钱抄本对校之后,可以发现许多惊人相似的细微之处,如果钱抄不是所据明州本,这些情况是很难想像的。如《集韵》中所收字一组组之间用小圆圈分隔,这些小圆圈均置于上下字之正中。明州本卷一平声江第四第十二页“庞”字上之小圆圈则稍稍靠左,而钱抄

本也同此。明州本释文字体或有大小上下之细微不同,如卷六上声荡第三十七第二十二页“慮”字下释文有“大意”二字,其中“大”字稍小偏上,“意”字稍大,而钱抄本也如此。明州本中或有墨丁,而钱抄本在墨丁处均呈空白。明州本卷二平声淳第十八第二十七页“迥”字下释文中有“朋”字,呈斜体,而钱抄本朋字也呈斜体。明州本卷六上声皓第三十二第十三页“蔭”字下释文“武”字左上一横脱去,而钱抄本亦脱。这些细微之处的惟妙惟肖,可以想见当年影宋抄本之抄工对宋本是多么地遵从。

五是明州本漫灭处钱抄本则空白。明州本岁久漫灭颇甚,许多字已难以辨识,有时一页上即达数十个字,如卷一第二十四页、卷三第三页、卷四第二十八页、卷五第十四页、卷六第四页、卷八第二十五页、卷十第三十七页等等,每页少则十几字,多则六十多字。凡明州本漫灭处钱抄本则付诸阙如。然也或有明州本漫灭而钱抄本并不空白者,如卷四平声衙第二十八第三十六页条目字“險”,钱抄本有而明州本已基本漫灭;又如卷五上声海第十第二十七页“簞落”字下释文中之“萌”字,明州本其上之草字头已淡去,无法看清,成了“明”字;又如,卷六上声梗第三十八第二十三页“鄧”字下释文“地名”二字明州本已模糊不清,而据钱抄本得以辨认。明州本自钱抄本之后,漫漶愈甚。

六是钱抄本讹误处可从明州本上下字形字音中找到原因。钱抄本可谓一遵宋版之旧,然将两本细细校来,仍可发现一些钱抄本错讹之处,而这些错讹,也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钱抄本出自明州本。如明州本卷一平声支第五第十六页“疆”字下释文:“《说文》马深黑色,一曰驾二马。”钱抄本“马深黑色”中“马”字作“黑”,显系涉下“黑”字而误。明州本卷二平声模第十一第十一页“鰲”字下有释文“鱼之大者”,钱抄本“者”误为“音”,为形近而误。明州本卷二平声文第二十第三十页“汾”字下引《说文》“水出太原”,钱抄本“水”误为“木”,为形近而误。又如卷五上声止第六第十三页“笔”字下释文“兽毛多曰笔”,钱抄本“毛”误为“名”,为涉上“草名”而误。明州本卷七去声真第五第七页“鵲”字下释文有“文十五”,其中“五”字中竖稍有脱笔,于是钱抄本据之错讹成“文十三”。然核对“鵲”下属字,实为十五字,则钱抄本之误显系据明州本“五”字脱笔字形近“三”而误。明州本卷八上声合第二十七第二十八页“鎔”字下有释文“託合切”,钱抄本“託”误为“记”,为形近而误。

以上六个方面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钱抄本出自明州本,亦可知明州本之善,虽清初抄工一仍宋版之旧,然亦或有疏失者,赖宋版存真。

然笔者将两书对校时,亦有个别的例子百思不得其解,即明州本一些清晰之处,钱抄本则付诸阙如。如明州本卷四平声衍第二十八第三十六页“讖”字下释文为“女监切病人自语也文一”,原版清晰;而钱抄本释文末无“一”字。又如,明州本卷五上声止第六第十二页有“时”字,其释文有“一曰秦文公立也”,句中“秦”字清晰,而钱抄本则于“秦”字处空白。又如,明州本卷十去声叶第二十九第三十页“簋”字下有释文“竹器”二字,原版清晰,而钱抄本付诸阙如。像这样的例子在钱抄本中还有一些,未明何故,当存以待考。

3 明州本之收藏源流

明州本每卷卷首下均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篆文朱印,可知此本曾经清初著名藏书家常熟钱曾收藏。钱氏藏书处颜曰“述古堂”、“也是园”、“我匪楼”。据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录》“韵学”类下著录有“丁度集韵十卷十本宋版”,即为此本。钱氏又曾将其藏书精品予以书录解题,成《读书敏求记》四卷,其卷一“韵书”类下著录有“丁度《集韵》十卷。景祐四年,诏命宋祁、郑巖、贾昌朝、王洙,修定陈彭年、邱雍《旧韵》。丁度、李淑为之典领。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卷为十,诏命之曰《集韵》。卷首第二行云:‘具官臣丁度等奉敕修定。’以古人经进之体然也。是书为韵中集大成者。宋槧本外,未见流俗刊行,藏书见亦鲜有之,岂然鲁灵光矣!”钱氏以上所述,也即明州本。钱氏之后,明州本曾入怡府收藏,《怡府书目》虽未曾著录,但此书卷首“韵例”题名下有“安乐堂藏书记”篆文朱印,考“安乐堂”为清宗室允祥(?—1730,又名胤祥,曾封怡亲王)藏书室名,亦可为之佐证。允祥之五世孙载垣(?—1861)曾袭爵怡亲王,则世藏明州本亦当归之载垣收藏。1861年清廷发生辛酉政变,载垣被迫自尽,安乐堂藏书也随之散出。

同治年间,翁同龢于坊间觅得此珍本,此于《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1998年出版,全六册)记载甚详。如日记第一册同治四年乙丑(1865)二月初十(3月7日)中记,“得见宋本《集韵》,钱遵王家物,惊人秘籍也,酬以三十金售”。二月十一(3月8日)又记,“到厂访求《集韵》,畀以四十金送来,而贾人转

居奇不售矣,可恨,可恨。”二月十五(3月12日)又记,“始定议以三十四金易《集韵》,此怡官邸物也,曩尝与三兄极力购求不可得,今乃落吾手,异日对床话雨,当增一段欣赏耳。”翁同龢去世后,其藏书便传到了曾孙翁之廉(1882~1919)手中。翁之廉因其无后,便从其弟翁之熹处过继一子翁兴庆(1918—,现多用万戈名)。翁万戈在《略述常熟翁氏藏书》一文中谈到,翁氏藏书“到我长大之后,交到我手中。所以从我高祖翁同龢到现在,这一部分古籍,已经守藏五世,少数的书,从高高祖翁心存算起,那就有六世了”。(参见1996年文物出版社翁氏藏书影印本附录)1947年,翁万戈自美归国,将当时藏于天津的翁氏藏书精品交由开滦矿务局的一艘煤船由天津运到了上海。1949年初,翁万戈通过其妻程华宝的父亲程远帆(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局长)的关系,将这批翁氏世藏古籍善本用船运到了美国,保存于曼哈顿的贮藏公司。翁万戈收藏此本后,曾在每卷卷首题名下钤有“翁万戈藏”篆文朱印。一直到2000年4月,在上海市政府出巨资支持文化事业的情况下,明州本《集韵》与其他众多翁氏世藏古籍善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明州本《集韵》等被学界视为国宝级的重要文物。

明州本当年入藏怡府后,几乎不为人所知。傅嘉年在《常熟翁氏藏书图录》序中谓:南宋高宗时明州(宁波)所刊《集韵》“约康雍之际进入怡亲王府,同治初转归翁氏。自入怡府至今,近二百八十年中秘藏于王府、贵邸和海外,不为世知。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阮元、陈鱣等只据其影抄本进行研究,即推重备至,是在清代学术界有重名的孤本秘笈,也是清代通行诸本的祖本。”(《常熟翁氏藏书图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

明州本自翁同龢购藏前后,也有少数几位清代学者在怡府和翁家有幸观赏过《集韵》,这在书内题识中可以考知。如卷一末有三行题识:

壬午二月春分后七

日海东金益容观

同日曹寅承同观

可知康熙壬午四十一年(1702),金益、曹寅(1658~1712)等均有幸在怡府观赏过《集韵》。

又如明州本卷前有两行题识:

光绪辛卯四月十日常熟尚书招饮瓶

隐斋酒酣出此得寓目焉书以志幸李文田

可知光绪辛卯(1891),李文田(1834~1895)曾于其晚

●李 箐 赖茂生

“信息空间构建”初探

摘 要 “信息空间构建”这一概念,是以建筑师的眼光,从宏观方面利用美学原理、实用效率原则,对信息空间的整体外观、功能进行规划,以帮助人们更成功地查询和管理信息。信息空间构建涉及多门学科,研究发展此领域对不同行业的人都具有重大意义。参考文献 10。

关键词 信息空间构建 信息服务 信息管理 情报学

分类号 G250.72

ABSTRACT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is to make a planning for the overall look and functions of cyberspace from architect's point of view. It is related to many disciplines and has implications to people in different fields. 10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cience.

CLASS NUMBER G250.72

1 “信息空间构建”的理论背景

“信息空间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最早由建筑家 Richard Saul Wurman 于 1976 年提出。他从建筑学的角度研究有关城市环境的信息如何被收集、组织,然后以有意义的方式提供给那些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公用设施和交通工程师以及生活和旅游在城市中的人们。Wurman 将传统建筑学视为一门使空间组织化的科学和艺术,一个建筑师必须首先确定和收集有关不同对象需求的信息,然后将这些需求组织成为一个连续模式以阐明它们的实质和相互作用,最后依据此模式设计出能满足居住者需求的建筑物。Wurman 认为收集、组织和展示信息的问题和设计服务于居住者的建筑时考虑的问题相似。

1976 年,Wurman 在主持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国家会议时,将“Information Architecture”作为会议主题。此次会议上他对“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的具体描

述是:(1)将数据中固有的模式进行组织,使复杂的地方清晰化。(2)创建信息结构或图表以让其他人能找到自身所需的知识。(3)21 世纪信息空间构建将应用于信息组织科学等领域。简而言之,他认为信息空间构建就是从信息复杂的状态中抽取本质要点,并将这些要点以清晰美观易用的方式提交给用户。Wurman 的“信息空间构建”原则与情报学界其实是一致的,即强调有选择地获取信息及组织信息以方便用户检索的重要性。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不但传统图书馆资源开始数字化,而且 Web 本身的信息量也不断激增,由此造成的网络信息空间混乱问题(如信息检索表述难、网站框架不合理,导航、标识、检索系统效率低下等)给用户造成了极大不便。人们认识到必须从宏观的角度来对信息空间进行研究分析,“信息空间构建”概念便被及时提出。2000 年 4 月 8、9 日,美国情报学会 ASIS 在波士顿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来自因特网商务、知识管理、

年有幸观赏《集韵》。

冀淑英认为:明州本为南宋初年明州所刊经南宋中期修补印行。“传世《集韵》尚有两宋刻本。其一为南宋淳熙间金州军刊本,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一部今藏北京图书馆,两宋本皆半叶十行,藏于北京图书馆一部牒文不全,缺处适当此本半叶之末,可知即出于此本。此本实为《集韵》传世最早之本,

亦通行诸本之祖本。”(参见“影印《集韵》说明)通过深入研究明州本《集韵》,其文献学术价值必将逐渐为学界所认识。

王世伟 教授,上海图书馆党委副书记。通讯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1555 号。邮编 200037。

(来稿时间:2002-01-18)